

注文实际上是由陈芸、陈苴姐妹和母亲薛绍徽三人共同讨论完成的。薛绍徽母女对传统的“女学”相当重视，对历史上“妇女之集多致弗克流传”的现象非常不满，认为“女学所尚，蚕织、针黹、井臼、烹饪诸艺，是为妇功，皆妇女应有之事。若妇德妇言，舍诗文书外未由见，不于此是求，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，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，微特隳女学，坏女教，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！”这是薛氏母女自觉搜罗、编辑妇女文献的动因，也是此论诗诗撰写的内在动因。

薛绍徽和陈芸母女相继病逝后，值辛亥革命，南北乱作，陈寿彭尽管“双槩在停，空囊如洗”，但还是命次女陈苴

抄录好薛绍徽和陈芸的遗作，“以俟将来付梓”。在陈寿彭等家人的努力下，1914年闰五月，薛绍徽和陈芸的遗作终于家刻出版。陈芸遗集两册，分别为《小黛轩诗集》和《小黛轩论诗诗》，附刻在薛绍徽的《黛韵楼遗集》四册后。《小黛轩诗集》，又作《陈孝女遗集》，分别由姚华和于君彦题签；《小黛轩论诗诗》则由傅嘉年题签。薛绍徽的《黛韵楼遗集》已有点校本，改名为《薛绍徽集》，由中国社科院方志出版社2003年出版。《小黛轩诗集》和《小黛轩论诗诗》则迄今未经点校出版。就文献史料学的价值而言，《小黛轩论诗诗》对清代妇女史、妇女文学史的研究都有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。

金燕《香奁诗话》

吴正岚

(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, 江苏 南京 210093)

《香奁诗话》前有民国三年(1914)4月许颂瑚序，弇山西人焦玉森题词。由许序可知作者金燕字翼谋，娄东(今江苏太仓)人。擅长诗歌、古文，为南社成员。

此书分上中下三卷，分别为“闺秀”、“青楼”、“方外”三部。所收人物上自隋代，下至民国。其中，卷上记闺秀35人，卷中记妓女、宫女18人，下卷收女尼7人、女冠1人。

本诗话以叙述女性生平事迹、选录其诗词佳作为主，间或有论诗之语。此书卷上《闺秀部》折射了晚清以降女性逐渐濡染西方文化，从事教育、医疗、新闻等职业活动的全新风采。如张竹君、江毓真都有吟咏小说《东欧女豪杰》的篇什，又张竹君、康同璧、吴萍云等人皆精通西文，由此可见其时受西方观念影响之一斑。同时，钱希令任县立毓娄女师范学校校长、吕逸初任各女校教职员、张竹君为医疗事业而奔走、陈撷芬主持上海《女学报》的笔政等，反映了民国初年女性活跃于社会各界的风貌。卷中《青楼部》则描述了青楼女子的不同处境和品格，既有才貌双全、周旋于公子王孙之间的李金莲、郭若芳、陆月芳等名妓，也有体肥身臭的金兰英、被鸨母毒害致盲的粤东盲妓和其他残疾妓女。即便是风靡一时的名妓如陆月芳等人，其结局也是从良不成、郁郁而死。此外，钱琼莲在洪杨之役中殉节的事迹颇令人动容。卷中的男性对妓女的境遇多致讥嘲和戏谑，如陆杏村作二绝讥笑其友所眷恋的妓女金兰英既肥且臭，有好事者作《兄弟同科》俳体诗嘲笑王氏兄弟同眷妓女余小凤，又有轻薄子

作诗讥消青楼女子的眇目、跛足。此卷实际上可作一部青楼女子的血泪史来读。卷下记载了因各种人生不幸而落发为尼、为冠的女子。

此书对女性诗歌的评论不过片言只语，但从中也可看出作者的论诗倾向。其论女性诗，间有推崇“花蕊夫人风格”(卷上“陈若兰”条)之类香艳诗风的说法，但更多的却是赞誉无脂粉气之作。如称赏周羽步“所作诗无脂粉气”，赞叹钱希令《咏信陵君》古风“天矫飘忽，诗笔挺拔，无一毫儿女子口气”，又评价范姝“诗格迥老，不似闺人口角”。(卷上)可见作者特别欣赏那些洗尽小儿女情态、境界超脱的女性诗。这正与此书对洗尽铅华的女性人格的赞赏相呼应。比如，李是庵“耽读书，耻事铅华”，吕逸初“性倜傥，不作儿女子态”，张竹君“生而英发，无脂粉恶习”。(卷上)不但故家闺秀有脱俗之姿，甚至青楼女子朱瑞云也“丰姿潇洒，无脂粉恶俗气”(卷中)。在诗歌风格上，作者比较欣赏超尘脱俗的“清”。比如，徐横波“诗境清寂，无人间烟火气”，钱定嫔“诗境清淡，有韦柳王孟之风”，李是庵“诗笔清奇，有中唐遗韵”，吴勿萱“笔致清拔”(卷上)，朱瑞云诗“虽工力薄弱，然清丽可诵”(卷中)。由这些评价可以看出，作者崇尚唐代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人意境清淡的诗风。

此书有民国七年(1918)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。

(责任编辑：凌云)